

## 讲 述



## 五十载师生情

□李朝全

2014年被中央文明办等单位评选为“中国好人”的金兴安是安徽省的一名儿童文学作家，他的成长，与父老乡亲和老师们的帮助、关爱分不开。

当金兴安在定远县吴圩读初一时，遇到的班主任叫傅家成，他是刚刚调来吴圩初中任教的老师。傅老师1962年从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，分配到定远中学高中部。第二年，学校动员教师到基层任教。他便自告奋勇地来到吴圩教初中。

一个严冬的早晨，滴水成冰。傅家成去男生宿舍检查学生早操情况。别的同学都起床了，纷纷忙着刷牙、洗脸、整理被子，宿舍土墙拐角的土炕上，却还蜷缩着一个瘦小的身躯。

“嗨！同学！你怎么还在睡觉？为什么不起床上操！”傅老师很不高兴。

听到老师的催促声，那个瘦小的身躯慌忙披衣下床。

一个正在刷牙的同学转过头，对傅老师说：“老师，他叫金兴安。他的被子太小太旧，一夜都没睡好。等我们起床后才给他加了一床被子让他暖一暖，再睡一会儿。”

傅老师走到土炕前，这才注意到金兴安的被褥又脏又破。他用手摸了一下，破被褥硬邦邦的，被褥下只垫了一把稻草。尽管人刚刚离开，却没有一丝暖意。他原本打算批评金兴安一顿，此时却语塞了。

上完早操，傅老师向别的同学打听金兴安家里的情况。

有了解他的同学告诉傅老师：他是个孤儿，父亲早在1939年前就加入了共产党，曾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立过功，还当过基层干部，但却没能熬过被老百姓称为“五风”（1958年在大跃进、大炼钢铁、大办农田水利建设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，所泛起的“官僚主义、强迫命令、瞎指挥、浮夸风、共产风”等五股风——笔者注）的灾年。

星期天的时候，傅老师特意到金巷村去家访。到了金巷村路口，跟人打听，乡亲们热情地接待了傅老师。周围的老人都围过来，对傅老师说：“我们都照顾他。老师您真好，还来看他。”

傅老师随着乡亲们来到兴安住的生产队烟炕。屋子里什么都没有。他的心里五味杂陈：这小小的孩子，他的日子是怎么一天天过来的？

傅老师出生于肥东县一个地主家庭，因为成分不好，常受人歧视。但是，即便是在土改时期，老师们对他也都很好。此时他觉得，如今自己当了教师，也应该好好对待金兴安这个孤儿，何况他还是革命者后代呢！

一天，他收到一张定远县民政科寄来的20元钱的汇款单，让他转交给金兴安同学。兴安接过汇款单一看，说：“老师，这不是我的钱，我不能要。”说着，就把汇款单往傅老师的办公桌上一放，转身便走。

傅老师感到莫名其妙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县民政科为什么要给兴安寄钱呢？寄给他钱他又为什么不要呢？要知道，20元在当时可是一大笔钱呢！傅老师大学毕业，一个月工资才42.5元！

很像一个童话，2000多年前，希腊人发现、开拓了位于地中海沿岸的拉希东海港。依托这个海港，一座城市渐次展开，后来成为法国第二大城市马赛。

我到马赛时，当年的拉希东海港——成为欧洲的第二大海港——马赛港，已经退出法国的远洋运输，成为停泊游艇的旧港。毕竟有迷人的故事，我到法国，竟然别无他顾，只在马赛的大街小巷中行走，去得最多的便是马赛的旧港。

我入住的酒店古朴、幽静，没有熙来攘往的游人，悄然出入，难得的闲适。酒店附近有公交车通往马赛老港，近似道具模样的公交车在轨道上行驶，车上端两条连接线与并行的电线相交，显然，这是电力轨道公交车，是环保的交通工具。在马赛生活一周以后，熟悉了这趟公交车，经行5站，就到马赛老港了。

我愿意在黄昏时分到马赛老港。太阳忙碌了一天，疲倦袭来，自然收敛了锋芒，因此，我们看到的太阳光晖不再炽烈，色泽也变得温和，与港口附近的建筑、游艇、海鸥，交织成优美的画面。我从公交车站走向老港。两侧是四层高的老房子，音乐家旁若无人地演奏，匆匆的行人，从老港走来，又向老港走去。我走出这条路，视线开阔了，的确是声名远播的码头，宽敞且笔直的石板路，围着码头，形成一个U字。我站在U字的下端，可以看到无尽的海洋。我知道，这是马赛老港的出口，无数艘轮船，无数次远航，都是从这里出发，前往世界各地。无数艘的轮船，无数次的远航，让马赛有了生命活力，让法国神清气爽。

顶着漫天大雪，深一脚浅一脚，跌跌撞撞地朝20多里外的吴圩初中走去。当他终于走到学校，艰难地敲开傅老师宿舍的门，因为又累又痛，一头栽倒在地上。

看到兴安满脸痛苦扭曲的样子，傅老师吓坏了。他二话不说，背起兴安就往区卫生院跑。医生马上给兴安做了检查，初步诊断为“肠梗阻”，必须在24小时内做手术，否则可能导致肠穿孔，后果不堪设想！

“患者是个孤儿，既没有家，又没有父母，求医生救救他吧！”傅老师恳求道。

一听说患者是个孤儿，年轻医生的眼眶湿润了：“傅老师，不是我不救。区医院没有手术条件，赶快送县医院抢救吧！”

吴圩距离定远县城有70里路程，这时已是半夜三更，又下着大雪，可怎么送去县医院呢？

看着兴安疼得脸色苍白，连话都说不出来，傅老师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转。

他硬着头皮，冒着风雪，一路跑着来到了区公所。此时夜已深沉，所有的灯光都已熄灭，区领导也早都睡熟了。傅老师顾不了太多，他擂响了区领导小组组长钱连山家的门。一听说群众有困难有急事，钱连山二话不说，拉上傅老师就走。

到了卫生院，见到了金兴安，钱连山决定，马上组织一个六人护送小组，连夜用平板车往县城送。一行人艰难地行进在大雪纷飞的深夜。傅老师高举着灯，忽左忽右地走在前面。厚厚的积雪让人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。没走多远，他的脚脖子已又酸又疼，身上冒出的汗水变成了水蒸气向外散发。他还要不时地停下脚步，给兴安掖掖棉被。

“哎哟！哎哟！”兴安痛苦的叫唤声，在漆黑的雪夜中，显得格外刺耳。傅老师的心紧紧地揪着。

开始的十几里路都是土路，下过雪后变得特别泥泞湿滑，拉着板车特别吃力。傅老师埋头拉车，汗湿的内衣紧贴在身上，冰冷刺骨。他只要有一会儿没听到兴安的叫唤声，就忍不住不安地喊一声：“兴安！”兴安应了一声。后来，每当回忆起这个大雪纷飞的冬夜，金兴安都止不住热泪盈眶：“我每次遭难时，总会碰到傅老师这样的好心人相助！”

然而，县医院也做不了这个手术。傅老师又赶紧送兴安去蚌埠医院。

那天夜里，由于放映机发生故障，师生们看完电影回学校时已是凌晨两点。但是，当傅老师一踏进校门，远远地就望见自己房间的灯光仍旧亮着。他推门走进房间，正在读书的兴安竟然没有察觉。

傅老师心疼地责备他：“你为什么还不休息呢？”

兴安笑了笑，指着打开的《在人间》说：“老师，您看，高尔基深夜还在一个圣像作坊里拼命干活哩！”

那天夜里，兴安一直读到东方发白。

放假时，金兴安也不回家。只要傅老师留在学校，他就让兴安到自己的宿舍去。兴安总是取下书架上的书，如饥似渴地阅读。

翌年，定远县“五七大学”经安徽省和滁州地区两级政府批准新设了师范班，学制两年，相当于中专。傅老师被调去任教。恰巧，蒋集公社也推荐兴安去“五七大学”师范班学习。这样来，师生又团聚了。

师范班毕业后，兴安被辗转调到定远党校，从那里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生涯，并因为写作而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，80年代初，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中国大地，各种人才匮乏，也备受重视和重用。兴安因为擅长写作，很快便被调到合肥的一家报社工作，当上了一名记者、编辑。而在这时，傅老师也调到合肥二十四中任教。师生俩再次会合。因为同住一座城，相互间来往得更多更勤了。50多年里，兴安一直同傅老师保持着亲如一家的关系。以前，傅老师的三个孩子都喊金兴安“叔叔”；如今，他们都亲切地喊他“大老板”（合肥方言，“大哥”之意——笔者注）。

从1984年至今，每年正月初一，兴安都要带上妻子和两个孩子去给傅老师拜年。傅老师很欣慰，自己培养了兴安这样一个有作为的人才。“老师就是一道人梯，要扶着学生一个个地爬上去。”傅老师深有感触地对我说：“师生情是中国的好传统。有人说我，你工资那么高，有啥贡献？我说，兴安就是我最大的贡献。”

兴安脑瓜很灵，24盘字模很快就都背得滚瓜烂熟，找字找得特别快，一小时能排1500字，达到了一个熟练排字工人的水平。

1968年冬天，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热潮。1966—1968年毕业的初、高中学生（俗称“老三届”）一律下放到农村。金兴安于是回到金巷，住在生产队废弃多年的大猪圈里。

有一天，他的肚子突然痛了起来，而且越来越厉害。屋外正下着鹅毛大雪，天寒地冻的，找谁求助呢？兴安本能地想起了傅老师，赶紧捂着肚子，



## 行 走

## 在马赛老港眺望

□张瑞田

爽。向左边看去，能看到一座山，山上是教堂，高耸入云的穹顶，也是马赛的最高点。在那里，马赛一览无余。我曾去教堂参观，站在教堂旁，马赛港的结构清楚无比，艘艘游艇，片片帆，尽收眼底。其实，马赛老港并不老，只是相比较新建成的新港，它有了沧桑的身世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老港在废墟上重建。马赛制造业兴旺，商业繁荣，经济发展强劲，需要一个与世界相连

## 新作品

## 现 场

人会写诗、背诗，那么这位个子不高、普普通通的老大娘会写诗吗？结果，当我们询问大娘时，她当即大声朗读了她的一首诗《我的家乡诗上庄》：“门前有座大青山，山下河水弯又弯。村里大路宽又宽，鸡冠花开在路两边。百姓看到真喜欢，我们以后的日子更美满。”大娘笑容满面，毫不怯场，看来对自己的“诗句”还挺满意。来到诗上庄的人都感觉到，这里的村民和别处的农民不一样，他们不仅喜欢写诗、读诗、赛诗，而且家家都有家训，“弟子规”、“三字经”中的名句也是妇孺皆知，尊老爱幼、文明上进已成为诗上庄的村风。

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曲阜参观考察时曾指出：“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，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。”而“诗上庄”的出现，正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范例。历史中的上庄，并非是一个拥有诗书文化传统的村庄。这个小山村虽然风景如画，但一直贫穷落后。由于山里耕地有限，漫山遍野的山楂树、栗子树就是村民们的主要收入来源。孩子上学的不多，村里文化人更少，难得听到琅琅书声。刘福君说，上庄153户人家，人均纯收入只有1530元，真正富裕些的也就十几户。我希望通过文化把村里人的精气神提上来。通过文化平台，把村里生态搞好，居住条件彻底改善，让农民富裕起来，而且贫富差距不要太悬殊，生活得幸福点。

事实证明，他的“文化平台”搭建得非常有效。自从“诗上庄”这块牌子挂起来后，这个小山村真的被诗歌改变了。燕山采来的大石头，被恰当地摆放在路边，刻着一行行的诗。一块像打开的学生作业本的石台上，刻满了100多位诗人的名字。一张别具一格的“中国诗人地图”也挂在他的办公室中。他就像种庄稼似地“种诗歌”，于是诗的花朵便开满了村庄。连刻在墙上的乡规中，也有这样的诗句：“山与山斗雄奇，水与水比香甜，户与户赛文明，人与人争贡献……粗看都是废物，细看都是宝物，粗看都是俗人，细品都是雷锋。”在诗上庄，诗是头上的蓝天、山间的泉水、坡上的玉米地，它不仅成了老百姓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且还吸引了大批诗人和游人的关注。上庄诗歌馆，已经收集了数十位诗人的诗稿和题词。一本村办诗刊《诗上庄》，也时常刊发名家的新作。村歌《我的上庄》已在村民中唱响：“小河清淌，鸟儿把歌唱，春来山花笑，金秋果飘香。”2014年和2016年，举办了两届“中国·兴隆刘章诗歌奖颁奖”。2015年，首届“诗上庄国际诗歌论坛”在上庄村举办，海内外诗人齐聚一堂，小山村成了诗的海洋。在今年秋季，“诗上庄”还将举办“第二届诗上庄国际诗歌论坛”，届时将有十多个国家的诗人来到上庄，那又将是一场诗歌的盛会。

刘福君有个很大的“上庄梦”，就是把“诗上庄”打造成中国文化名村。他深知，诗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，是我们民族的“根”和“魂”，更是成为中国文化的名村的底蕴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，如果抛弃传统、丢掉根本，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。所以，他现在是既要推动村庄环境建设的“硬实力”，也要弘扬传统文化的“软实力”，两手都要硬。到目前为止，“诗上庄”已成了兴隆县的名片、承德市的名片，不久的将来，可能还会成为河北省乃至国家的一张文化名片。实现“上庄梦”，应该不会太遥远了。

## 記 錄

在诗上庄的一个岔路口，我们遇见了78岁的村民李淑珍。都说“诗上庄”的农民们几乎人

的港口。它将向世界输出普罗旺斯的商品，它也将把世界各地的商品运回马赛，一来一往，就是一个国家、一座城市的动力与活力。

马赛的气质让我沉迷。马赛一点也不奢华，它沉默不语，很像一位有教养的贵族，常常以冷静、温和的眼光面对。只是冷静、温和的背后，藏着坚硬的自信。港口，往往是一座城市的经济中心，会有许多重要的机构在这里驻足，因此，也会有许多精彩的建筑拔地而起。与山上的教堂相对，是一幢灰色的四方形建筑，据说是市政厅，有200多年的历史。我随便看了一眼，有许多话想说，可又不愿意说。四方形建筑的后面，是一栋略高的建筑，门口有一片平地，汽车停泊，井然有序。有人从大楼里出入，衣着考究，表情平和，有的钻进汽车，有的到码头散步，有的登上游艇，驶向大海。

在马赛住了半个月，闲了就到马赛老港。每每有一艘游艇驶向大海，我会盯着那艘游艇，直到游艇在海面上消失。这时我会想，游艇是不是去古堡了，与马赛老港有一箭之遥的古堡，建在一座孤岛上。据说，这是过去的监狱。大仲马把古堡中发生的故事写进了长篇小说《基督山伯爵》，至今，到马赛旅行的人，依然认可这个传说。每天，有很多人乘船登岛，在古堡中感受《基督山伯爵》的曲折故事和人物形象戏剧化的命运。我没有脱俗，到马赛的第四天，登上了孤岛，也在孤岛上的古堡里，迎合着一段缥缈的传说。古堡如迷宫，从一条狭窄的通道，攀上古堡的顶端向下俯瞰，有一个20m<sup>2</sup>的凹地，四周是横着铁栏的小窗。小窗幽

暗，看不清窗内的究竟，朋友多次来过，他抬手指向小窗，说，那是监牢。我对监牢很恐惧，站在那里，看着许多游人向小窗内探视。我没有兴趣，一处让自由窒息的地方，让生命萎缩的环境，还是离远一点为好。我说，去看海吧。

地中海，真的令人心旷神怡。我是在马赛老港捧起地中海的海水的。水如翡翠，从手指缝流下，似乎目光也有了绿色。日光下的地中海，是真正的蔚蓝色，通透、豁达。乘游艇去古堡，犹如在蓝色地毯铺就的道路上前行，前方是狭长的孤岛，孤岛上是起伏的古堡，缓慢的速度，悠长的行进，是真正的普罗旺斯的浪漫。船在孤岛简易的码头旁停泊，从码头上看海，可以看到幽深的尽处，就连无拘无束的鱼也看得一清二楚。这是怎样的海，这是怎样的清澈，于孤岛上遐想，如梦如幻。

在马赛老港徜徉，总要问自己身在其中的感觉，便想起两个词：自然、古典。前一个词在眼前，后一个词在心中。马赛是自然美与古典美的结合。马赛背山面海，汹涌的海流与野蛮的潮汐不在这一带横行。因此，这里的风景具有高贵的美感，也是地中海一个特殊的段落。从马赛港的源头，我们知道什么是厚重。当马赛新港开始承担一座城市的经济重任，这个老港有了回忆的资本，它像退伍还家的军人，在记忆里怀念往日的辉煌。在出海口附近的圣约翰城堡，还有圣尼古拉城堡，是记忆的资格。建于路易十四执政期间的古堡，如守候港口的将军，日日伫立，天天遥望，它要把老港的故事代代相传。